

2019年8月19日的社论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放弃
"internauts"，这不是很热！）从我的上一篇社论（2013年10月14日）到现在
已经过去

六年了。2014年，我放弃了巴黎，加入了我的奥克西坦尼（即使阿韦龙不是阿列日，我也在罗得斯找到了我所需要的，而且现在仍然非常需要的和平与同情的天堂）。

2018年6月，我通过了80岁大关，感觉自己是个有特权的人，因为我老得很好（我不碰木头！），在良好的关系和气候条件下（除了在最近的热浪阶段）！。

直到2018年，我继续写作、教学和出版，与2013年的机构和同事有关（见2013年至2018年的文本）。
机构方面：艾克斯-

马赛大学和昂热天主教大学。同事方面：安东、德鲁莫、门德斯、鲁德、安图内斯。

当我70岁时（见社论），我说我从事社会老年学、老龄化和残疾方面的工作很正常。因此，我继续对痛苦、对创伤的影响、对生活中的骚扰（在学校、在工作中、在EHPAD等）进行思考和交流。

在我的一生中（从童年开始），我一直喜欢感官或精神上的图像、幻想、欲望和

项目、社会代表（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艺术（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以及它们与文化和宗教的联系。身份和项目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贯穿所有这些主题。我有时被指责拥抱得太多（有分散和 "不能很好拥抱" 的危险）。但是，像阿尔伯特-加缪一样，我想拥抱一切（为了理解整体），我抵制 "专家" 观点的窒息性和宗派性的拥抱。然而，我被认为是 "身份" 方面的专家，但我却以自相矛盾的身份化概念来回应。永久 ("逻辑" 身份) 是一种幻觉，正如不与新的、更公正的、更自由的和更博爱的永久的愿望相联系的变化是一种幻觉！"。我曾提议把身份和变革项目（个人或集体）之间的来回称为 "身份化"。在最后出版的一章（第332页。"生活中的苦难、创伤、应对和复原力"）中，我唤起了瓦努阿图岛的神话：乔尔-德迈森在其论文中分析的 "树与独木舟"，1985年）。

每个人都在两种相互矛盾而又主要的需求之间纠结。

-

对皮划艇的需求，即对运动、旅行、脱离 *自己*、脱离 *社区* 的需求。

- 对树的需要，即身份的根基，*对自己社区的依恋*。

人们不断地在这两种需求之间徘徊，有时屈服于一种，有时屈服于另一种.....*直到有一天他们明白，正是有了树，才有了独木舟。*

我想补充的是，独木舟也可以为拯救树而旅行。) "树是人的隐喻，在他的'位置'上站得笔直的人与它一起陷入了深度的圣地。深度优先于广度。树人只通过集体挖洞而活着。从抵达岛屿的'创始之旅'开始，美拉尼西亚社会'就像一个根的社会和旅行的社会一样宣称自己'。(1986, p. 518).

同样的隐喻可以在米歇尔-

塞雷斯身上找到，他是来自加龙河平原的农民（像他的父亲一样），但也是一名水手。但农夫和水手都只能从顶部离开。"向垂直方向滑行仍然是唯一可能的方向"（1983年，第28-29页）。

这个比喻也很适用于我提出的 "身份化" 的概念，即在主要依恋和自我项目（衔接到集体项目）之间的身份动态构建。

我也许应该写一写身份和项目之间的复杂关系！

如果在2018年，我停止了课程和会议，我继续阅读、反思、撰写社会心理学的这个或那个主题（发展、健康或工作的主题.....）。

我还（为了好玩！）开始了一些个人工作和阅读 "心理学、艺术和历史 "

之间的联系（见我在pinterest的文件夹）。在80岁的时候，它是疯狂的？也许是的！但这种疯狂的行为让我很高兴！我一直热衷于一般的艺术，特别是绘画、雕塑和马赛克。我本可以在这些领域发展我在高中获得的技能，但我的相对色盲使我远离了这条道路！我的工作是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对图像的热情现在促使我仔细研究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为手稿作插图的微型画（小画），它们在与文艺复兴有关的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亚瑟人"（《古龙》、《圆桌骑士》）、罗曼-德拉-罗斯（《爱的艺术》）、约翰-

薄伽丘的作品（《生活中的困难和笑声：十日谈》、《杰出的男人，杰出的女人》）、第一批

"百科全书"（《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英国人巴托洛缪》）。以及需要拥抱太多！）。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有它的专家和它的粉丝！这是

我的梦想。当然，我邀请你在我的社交网络页面上看到缩略图。如果我在这个领域发表文章，它将在互联网上发表。

我想给你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它与约翰-薄伽丘（Decameron，第五版）讲述的一个故事有关。

在1414年的一份手稿（BnF 5070）中报告了

"日刊/5°新版"的名称为"Deux pour une"）。詹诺特和明金爱上了同一个年轻女孩。他

们都试图绑架她，但都徒劳无功。但珍妮特得知他是她的哥哥。Menguin非常幸运，与女孩结婚。

让我们放大下面这幅微型画（197v）：右边的人踩到了泥土，而左边的人却没有，尽管有两包画得很清楚的材料！这幅画中的人是一个人。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泥土上行走会带来好运"的积极迷信在15世纪完全存在。(物质)是好运的象征"，在15世纪就已经完全存在了。

！

右边的人是Minguin，他是幸运的，他的两只脚下有物质！

我不知道专家

们是否注意到这个细节，但对我来说，观察这类事

实似乎很重要，这是古老的迷信的一个标志。精通迷信的人告诉我，今天的 "事情" 更加精确：只有左脚踩到了上述材料才算幸运，而且为了保持我的 "好年龄"，我必须 "摸到圆木"！这就是我的 "幸运"。一直在学习以更好地了解.



我不会等到6年后才写下一篇社论.(Hm!). 皮埃尔-塔普